



昌耀抒情诗集

昌耀抒情诗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昌耀抒情诗集

(增订本)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8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插页:4 字数:158,000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8年8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260

ISBN 7-225-00151-5/I·18

定 价: 1.80 元

刘湛秋序

有的人慨叹当前缺乏好诗，但他们却很少涉足这看来荒漠却在闪光的诗的沙野。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淘金；也许他们惧怕太多的砂粒，也许他们不认识金子。因此，有些诗人——真正闪光的金子，往往只能寂寞地对着太阳和大自然的风云。这是一个悲哀。

但这些诗人终究不是毫无自身能动性的金子，他们是生命，是沙漠上的红柳，是骆驼。他们在顽强地生长、行进，为自己的艺术而奋力追求。

昌耀就是这样的诗人。他默默地写了三十年诗。命运使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中未能出版一本诗集，但他依然在成熟，在默默地朝向一个大诗人迈进。许多诗的行家和有教养的读者在悄悄打听这个他们还不熟悉的名字。可是直到两三年前，他的诗集仍得不到出版的机会，甚至在诗歌评论界也很少提及。

那么，他的诗为什么既为人接受又不为人接受呢？

不接受的人往往感到他的诗缺乏明显的社会性和时代感，认为他的诗写得怪，在某些地方流露出低沉的调子……这些批评也许是无形的，至少未公诸文字，但在个别议论中又不难发现。

如果仅仅从表相去分析诗，也许对这些指摘无可厚非。

如果从诗的美学角度，从诗所包容的更复杂的内涵去考

察，人们对昌耀的诗又感到非常容易接受，而且乐于接受。

确实，昌耀写高原，写高原上的人，自然，风景，生活习俗，都保持了一定的远距离，没有直接地去反映生活。他对诗的感觉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但是，他对我们土地、民族那种别人难以替代的热烈感情洋溢在他那一系列表面看来也许是凝重而冷冽的诗行之中。他写《风景：湖》：

但候鸟们已乘季风南翔，
留下独处的泡沫排成白练数列，
远隔着秋雨沉浮。

这样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而结尾却是：

只是冷落了山脚的那片油菜。
不会成熟了吧？
可那金黄的色块
依旧夏天般明亮
那么天真……

又冷了几度，心在下沉，但突然出现在金黄的色块，夏天的明亮，心头顿时温热。同样，他写《莽原》：“远处，蜃气飘摇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嘶吟的笋尖，/——是羚羊沉默的弯角。”依然是在荒凉中寻求生命，寻求流火般的人生。

这些孤独的被人遗忘的题材被他的触角时刻去探索，但他寻求的并不是孤独与遗忘。从表面的诗风看，昌耀是个冷峻的诗人，但如果深知他的诗，反而能看到不同一般的热烈。

烈。为什么别人看到西宁建一座有24部灯的铁塔无动于衷，而昌耀却在铁塔施工时经常留恋、漫步？为什么他能从这座有24部灯的铁塔上看到整个古城开始跃动的现代文明的色彩？他终于以他习惯冷峻的笔触写出一首辉煌的抒情诗《边关，24部灯》。

古边关

旷古未闻的一幢钢铁树直矗天宇宏观的星海。

——树冠下的那些栖鸟是24部灯吗！

日落。渐次转暗的大地因这些鸟儿生发之皓光
忽地又亮了。

他把这24部灯描写为带来生机的24个时辰，24朵金花，24只金杯，藏族牧女的亮闪闪的耳坠，甚至昆虫腹下24块发声板。他宣称：“我也是追求者”，而且，“我感到自己是一滴水了。感到晕眩。感到在荡漾。在流动。”他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溶于我们这伟大的民族。

船，将驶向阿尼玛卿雪山。

那座圣山的冰滴是通向黄河之舟的。

是通向太平洋的。

确信从后面照亮我们的高树

必是24部灯……



在这里我们几乎看到昌耀的奔放的热情了。但是客观生活一度并没有给他太多的热情，他的命运相当不幸。他十四、五岁就随部队去朝鲜，并负了伤。他的诗才刚一显露，他就被打成“右派”（那么年轻啊！）他被关押、劳改，他长期孤独地生活在高原上，孤独得成天找不到一个人讲话。他往往只能在荒漠上对着无垠的天空、大地去唱他喜爱的几只歌曲。他有时想嚎叫，真的象狼那样嚎叫。但他能听到的只是遥远的山反弹出的他自己的回声。这就是青年的昌耀，在荒原上度过二十多年生活的昌耀。因此，他的诗在反映社会上必然带有他自己个性的强烈色彩。这是艺术个性的流露与发展，而不是某种缺陷。

这样来理解昌耀的“冷”，反能感到那冷的力量。昌耀是草原和荒野哺育出来的。他喜爱那些孤单清冷“兽毛编织的房屋”、“山民监听风霜的钟鼓”，他习惯“一片盐泽、几茎荒草”、“切开的地峡”和“眩晕的飓风”，他称誉那些在“深雪潜伏达旦的猎人”，还有从湖里浴罢“燧石般黧黑”的肌体。他在《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中能“冷”到用这样的句子“寸草不生。老鹰的掠影象一片飘来的阔叶”，他见一匹“跛行的瘦马”，想到它的蹄足“沉重如恋人之咯血”。被荒原拥抱的昌耀无丝毫纤巧，他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发育完备的男性美”，以那奇峻、刚劲的画笔描绘他生活的土地。他的诗作常常使人感到难以言传的神秘美。他甚至怀着一种原始的冲动去抒发他的感情。他这样描写土地：

那土地是为万千牝牛的乳房所浇灌。

那土地是为万千雄性血牲的头蹄所祭祀。

那土地是为万千处女的秋波所潮动。

是使精血为之冲动、官能为之感奋、毛发为之张扬
如风的土地。

这真是山民雄浑的感情，荒原之子的诗笔！但是，作为诗人的昌耀，诗的气质使他不可能与现代文明隔绝。他作为“大山的囚徒”，只能是肉体上的，短暂的，而不可能是精神上的，永远的。因此，他还是写出《划呀，划呀，父亲们！》这样对改革迫不及待的赞歌。最近，他又以《青藏高原的形体》为总题写了藏族女人在城市剧院的形象，写了城市的颤动，乃至时装表演这样的内容。他对现代文明的感觉越来越敏锐，越亲切。他一遍遍地呼唤：“划呀，划呀，父亲们！”

大海，你决不会感动。

而我们的桨叶也决不会喑哑。

我们的婆母还是要腌制过冬的咸菜。

我们的姑娘还是要烫一个流行的发式。

我们的胎儿还是要从血光里

临盆。

瞧，在他的诗里，竟出现了惠特曼式的呐喊，其实这并不悖于昌耀的性格。他的冷中寓着强烈的热。这才是真正的昌耀，是他的不可改变的诗的性格！

当然，对昌耀说来，被人理解固然可喜，不被人理解也

不怨恨。他太习惯于默默地耕耘了。我记得我们在玉门叙事诗会上，他给我看过一首诗，叫《纪历》。

默悼着。是月黑的峡中
峭石群所幽幽燃起的肃穆。
是肃穆如青铜柱般之默悼。

劲草……
风声……雨声……
风雨声……

马的影子随夜气膨胀。
大山浮动……牛皮靴
吸牢在一片秘密的沼泽。
——是了无讯息的
默悼。

黎明的高崖，最早
有一驭夫
朝向东方顶礼。

我以为这首诗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象一个驭夫，默默地拉着重荷，依然在黎明最早向东方顶礼，这是使人颤栗而又血热的诗行。这首诗的结构、语言也典型地反映了昌耀的风格。他的人格在这首诗中全然流露了。他写《云雀》，

只属于飞翔。

只属于旷远的高天。

只属于热流。

只属于谛听的穹庐。

云雀是飞鸣的鸟。

而那个

栖止在猪背啼叫的

只是寒鸦……

对于他这个对荒原、沙野如此熟悉的歌者，的确，唯有云雀，这种并不生活在森林而是栖息于沙甸的鸟，可算是他的知音。

正因为如此，昌耀写诗才如此执著。他自己曾这样写道：“美好的诗，有如空谷足音，是诱惑的，是仅有的，是不容模拟的。”他说，诗人“用自己的精血煎作酒浆让人啜饮。”应当说，他不是无缘无故地表白，不是自作多情。他是坚持不懈地锤炼他的诗艺。

昌耀不是那种浅薄的诗人，他很少在诗中直露地表达主题和思想，他更多地是用想象写诗，用感觉写诗。他为人沉默，他的话语是讷讷的，但他的想象力是那样丰富，丰富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这种想象力给他的诗带来特殊的魅力。他写车轮：“晨曦里，车轮/是刚自太阳分裂的细胞，/旋转着健美的圆弧”；他写放牧的多罗姆女神：“第三只眼睛在你眉间启开，青春/因你美目之顾盼而有了如歌的节奏。”他写荒甸：“这篝火，这荒甸的/情窦初开的磷光……”多么漂亮的想象力！能给人多少美的享受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

所迸发出的语言才配称做诗。

他的想象力奇特，但不离奇。他的想象合乎常情。当读者因他的诗行的导引而进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他们不会诧异，只觉得由于自己想象力不足而遗忘了自己思想中的这一片美妙的草地。我非常喜欢他写的《日出》。很多人都写过日出，我也写过日出，当然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昌耀的《日出》依然不同凡响：

听见日出的声息蝉鸣般沙沙作响……

沙沙作响、沙沙作响、沙沙作响……

这微妙的声息沙沙作响。

静谧的是河流、山林和泉边的水瓮。

是水瓮里浮着的瓢。

我只听得沙沙的声息。

只听得雄鸡振荡的肉冠。

只听得岩羊初醒的锥角。

垭豁口

有骑驴的农艺师结伴早行。

但我只听得沙沙的潮红

从东方的渊底沙沙地迫近。

他描写的那种沙沙声确实是昌耀灵魂的感觉，是他想象力展翅的声响，却又写得如此准确与美妙。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又是不能说话的，只有在艺术家和诗人的笔下才能显出异常

的美丽与多姿。在某种情况下，想象力的美丽会超过现实的美丽！这也就是人们之所以需要艺术与诗的永恒的原因！

在我读过的当代诗人作品中，我的确是很欣赏昌耀的诗。我和昌耀几乎是气质完全不同的人，他写的内容也许我不很感兴趣，或者从完全和他不同的角度去描绘，但他惊人的想象力与语言的力量使我震撼。他的诗是耐咀嚼的。他从不轻而易举地选择形象、语言或随便纳入一个习惯的模式。他在寻求，苦苦地寻求。我有时觉得，他的寻求太苦了。可他培育出的树却不是结苦果，而是结使人久久回味的香果。他笔下的青海高原，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油画一样的厚度，不象一朵云飘过人们的眼帘，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刀痕。

读昌耀的诗，读一遍是不行的，也是不能满足的，只有仔细地读，才能体味出诗中内涵的美丽。一眼看他的诗，会被一些奇怪的意象和比喻弄得很茫然，甚至产生距离。但如果你真丢弃而去，就太可惜了。

当然，复杂的世界和人都不会是完美的。我们也可以说昌耀的诗偏于散文化，太不讲究形式上的韵律，或者在内容和角度上有些什么……

我的确难于揣测，有多少人喜爱昌耀的诗。他所寻求的题材与表现角度也许限制了读者群的扩大。但是，在当代诗的星空中，他作为一位想象力奇特的诗人，可算一颗相当耀眼的星。不管有多少人侧目，他仍存在，而且闪光……

亲爱的朋友，当你偶尔拿到这本诗集，你会怎么想呢？

1985年5月3日写于北京

目 录

刘湛秋序.....	(1)
鹰·雪·牧人.....	(1)
高车.....	(2)
水鸟.....	(3)
风景.....	(4)
鼓与鼓手.....	(5)
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	(7)
这是赭黄色的土地.....	(8)
荒甸.....	(9)
筏子客.....	(10)
夜行在西部高原.....	(11)
晨兴：走向土地与牛.....	(12)
水手长——渡船——我们.....	(13)
猎户.....	(16)
峨日朵雪峰之侧.....	(17)
天空.....	(18)
家族.....	(19)
黑河.....	(20)
酿造麦酒的黄昏.....	(21)
柴达木.....	(22)

乡愁	(23)
京华诗稿 (二首)	(24)
在地铁	(24)
广场上的悼者	(25)
题古陶	(26)
车轮	(27)
雕塑	(28)
卖冰糖葫芦者	(29)
慈航	(30)
春雪	(49)
山旅	(50)
南曲	(66)
寓言	(67)
怀春者的信柬	(68)
随笔 [审美]	(69)
江南 (三首)	(71)
江南	(71)
西子湖	(72)
南风	(73)
长沙	(75)
莽原	(76)
湖畔	(77)
烟囱	(78)
节奏: 123	(79)
驻马于赤岭之敖包	(81)
风景: 湖	(83)

丹噶尔.....	(85)
关于云雀.....	(87)
划呀，划呀，父亲们！.....	(89)
建筑.....	(94)
轨道.....	(96)
城市.....	(99)
生命.....	(101)
在山谷：乡途.....	(102)
鹿的角枝.....	(103)
日出.....	(104)
风景：涉水者.....	(105)
太息〔拟古人〕.....	(106)
子夜车.....	(108)
月下.....	(109)
河西走廊古意.....	(110)
在玉门：一个意念.....	(111)
花海.....	(112)
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	(114)
戈壁纪事.....	(115)
青峰.....	(116)
雪。士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 及三个孩子之歌.....	(117)
野桥.....	(123)
春天即兴曲.....	(124)
听曾侯乙编钟奏《楚商》.....	(125)
垦区.....	(126)

印象：龙羊峡水电站工程·····	(127)
驿途：落日在望·····	(128)
赞美：在新的风景线·····	(129)
腾格里沙漠的树·····	(131)
草原·····	(132)
背水女·····	(133)
天籁·····	(134)
放牧的多罗姆女神·····	(136)
雪乡·····	(137)
古城：24部灯·····	(138)
晚会·····	(142)
旷原之野·····	(144)
荒漠与晨光·····	(150)
高大坂·····	(151)
河床·····	(152)
圣迹·····	(155)
她站在剧院临街的前庭·····	(157)
阳光下的路·····	(159)
古本尖乔——鲁沙尔镇的民间节日·····	(162)
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	(164)
去格尔木之路·····	(167)
黄海二首·····	(170)
海的小品·····	(170)
致石臼港海岸的丛林带·····	(172)
巨灵·····	(174)
时装的节奏·····	(176)

思〔古意〕	(178)
西行吊古	(179)
大潮流	(180)
即景：五路口	(181)
雄辩	(182)
夷〔东方人〕	(184)
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	(185)
斯人	(186)
招魂之鼓	(187)
和鸣之象	(188)
午间热风	(189)
高原夏天的对比色	(190)
人群站立	(191)
谐谑曲：雪景下的变形	(192)
一百头雄牛	(193)
穿牛仔褲的男子	(195)
黑色灯盏	(196)
美目	(197)
在雨季：从黄昏到黎明	(198)
稚嫩之为声息	(200)
刹那	(201)
白昼的结构	(202)
冷色调的有小酒店的风景	(203)
舞台深境塑造	(204)
长篇小说	(205)
周末霏雨的都市与波斯菊与女孩	(206)